

灑在護理路上的

第一滴淚



小梅

從事護理已近兩年，眼看著一群群的新血輪注入，從那戰戰兢兢的背影中；我又彷彿看到從前那個青澀的自己。

第一次護理肝癌末期的病人，所有症狀：黃疸、疼痛腹水、無食慾、疲乏全都俱備。接觸他之前就由學姊口中得知，他是某大學教授，住過多次醫院，而且病情是每況愈下，進而使脾氣變得較暴躁。看到他乾扁、雙眼黃疸、全身泛黃、大腹便便、眼眶凹陷、無法動彈，難以想像一個曾經是教授的英俊才子，而今却是這等模樣，這是我的第一次，然而，却是他的最後一次。

在北醫附設醫院是採全責護理，由於他已是末期病人，在醫學上已無可再進一步的治療，每半小時就因疼痛拉鈴，而止痛針早已不敷對付，安慰劑也曾多次使用；由於病情致無法動彈，每天睜著枯黃的眼睛用乾枯的手指對著我罵，直要找醫生，但在醫護溝通不良之情況下，而且，醫生也已認為無治療效果而放棄，但護理無法那麼瀟灑的說放棄就放棄，直到病人死後……。對於一個新護士而言；青澀的我缺乏與醫師師協調經驗下，每天都只能讓病人罵，默默地為他擦澡、清除排泄物、餵食。有時病人肝昏迷問自己又是如何守在他身邊全力照顧，而他竟報以辱罵相對，我一直認為病人是不舒服才會如此，強忍受而不去計較，甚至找醫生找勸了也被醫生刮了一頓，上下不是人的我，不敢對任

何人說，每天連下了班仍無法過自己的生活，心想該如何讓病人在最後的這些日子過得更舒服而無遺憾，疼痛能減至最低程度，“他”幾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，是一個很大的壓力，而我每天又得面對它。

終於，再如何堅強的心，總也敵不住這多方的壓力，我已覺得好累，明知不要去計較、不要去在意，他只不過是個病人啊！却又無法再強忍那奪眶而出的淚水，當他怒目相對用枯黃的手指著我罵，竟大叫“××”，我最恨你……我哭了，含著眼淚跟他說抱歉，不自禁竟讓眼淚水滑下臉頰，回到治療室竟也一發不可收拾，淚水像洪水般渲洩而下，像似已沉積了許久、許久的難過渲洩出來……而無法停止。

在他去世之後，大家在病房『個案報告』中討論病情而談到護理他的心得，那時我才完完全全把心中的話全盤說出，心情很怪，是回憶也是卸下重擔的感覺，竟有幾滴不成器的淚珠在眼眶中打轉，却絲毫不敢讓它爬出，大家才了解我一直在忍受而又悶不吭聲，適時予我討論，並給我許多建議，像這次自己一個人單獨承受這麼大的壓力，對於事情又不見得有幫助，而且大家也很樂意分擔壓力，才使我破涕為笑，覺得很溫暖，高興的是他終於脫離苦海，還有我擁有最好的工作伙伴。

看到新護士每天都逾時下班，却也是一整天也沒閒著的忙裏忙外，我似乎又看到那個青澀却又熟悉的背影，護理成長的路原來是那樣一致的苦澀！